

無為為巧人皆以福為福我以先谷為福以深為根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以約為紀言以易簡為守身之法凡物堅銳則有挫毀以容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

道為生物之本精微莫觀物為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積物以為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遠神明所舍并包廣納無毀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澹然無欲則體合太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習中有餘此關尹老聃之所優為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人之妄情倒著於有能究常無固難常無其有為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即天地之先人之性初也能主於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弱謙下為未未謂見諸行事故與物處而不立敵我空虛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蓋已忘而物自化何待毀物而為無

物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為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終身無恙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高晦溪谷喻善下而眾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歸然三手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躁而常自足心樂無為不羨世巧人皆求望外之福已獨以曲全為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深根謂內固約紀謂省緣所以免堅毀而銳挫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己可知矣凡此皆世八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真人之粗迹也按道德經云知白守黑莊文小異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傳元

武林道士 褚君學

天下第四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悠縱而不儻不以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環連牀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說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濶聞而肆其於末也可謂調適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末不訖芒乎昧乎未盡之者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物莫足歸故都任置以無端崖之辭時悠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

見其意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其厄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已無是非故造物兩行形群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相合無傷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為之昌言亦何嫌乎此

呂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死與則未嘗有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辭時恣縱而不苟蓋皆有對不以簡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言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唯道之從而已厄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趨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傲倪猶踈親也

不謹是非所以群於世俗者書雖瑣瑣而連犴無傷也連謂無間隙林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詼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就謂形不待蛻而後解芒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疑獨註至人遊心於寂合氣於冥雖有形而若無形章故鼎新而不常天地者神明之體神明者天地之用體有常而用主變外物而至於外死生體道而至於任變化雖萬物畢羅而不出乎道之外古之聖人所以其道為萬世法天下貴者要在無不該無不過而已莊子立言矯時之弊自知其不免謬悠荒唐是以列于諸子聞風之後恣縱所言無有偏黨以從觀而不以簡見之天下不可與莊語故以厄重寓言繼

之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言其通理當物也是非本無有故不勞遣或從言者遣之以言也唯其混是非故處世無忤所言瑣瑣而連犴無傷其辭參差而詼詭可觀皆充實於內發見於外不可自已也與造物者遊無生死終始故其本弘大其宗調適其應化解物也乘理而不竭因時而不蛻故芒昧而不知其極無終始而不離於宗者也

碧虛註寂寞無形道之體變化無常道之用生死道之化天地道之常神明道之迹芒乎何之至莫足以歸道之妙也不儻謂中法度不以簡見無偏也莊語正大之言南華著書以中正為宗而曼衍無窮以重德為體而真實不偽以寄託為用而廣施教導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則俾於天而不暗於人是以處人間世也瓊瑋奇特連犴相從參差不常詼詭可觀其道充實淵妙無窮故能無心而一變化廣大而極根源調適物理上遂化元也夫

道可以言論至極則渾淪之精微何其粗也。可以意慮窮盡則造化之沖漠何其淺也。故自古聖賢作述相繼而莫能已也。腐齋云自寂寞無形至忽乎何適明至神與造化同運而無迹故萬物畢陳於前而莫知其所歸無偏黨則不以觴見所見不主一端也。莊語端莊實語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為友也不離無所泥連作和同無傷無識刺參差抑揚不定詼說滑稽也。此皆自說破其著書之意充實不可。以己言道理充塞其間亦世間不可無之書也。上達上達天理故能應於教化解釋物理不脫不離於道。若昧言其書之深遠然其言中所得又非言語可盡也。此篇自總序以下分列為五自處其末繼老子之後復明其學有源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

無形無常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

與言人任化而無極芒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謬悠之言恣縱而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大方不使物見已之觴介言混俗而不失道也。以天下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危重寓言以致意屬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天放曠八極不傲倪於萬物不責人之是非故處世而和光應物而無忤立言雖瓊瑋而與世順從無所傷也。其辭參差不齊即所謂荒謬詭譎可觀即所謂瓊瑋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即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闊猶云以深為根其宗調適上達猶云以天為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處造化之中為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詰其來不可說免芒昧無盡此其所以為造化也。信能冥心於芒昧之際而得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天地精神往來無愧乎稟靈為人矣。此段南華首於論

化次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結於化明已能窮神知化所以橫說豎說無非道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枹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困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綰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滄隕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遂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談然膏梁之千均之戲陳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循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為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為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為言所以為德今施恃其辯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為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強於物其滄隕謂非六通四闕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為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辯且博猶一蚤一蠱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
一與多皆道也一為本多為末則一雖不足為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逐物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

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辭之末以與物競美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註外猶有外謂之大至大則無外故謂之大一內猶有內謂之小至小則無內故謂之小一蓋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易人之意或與天下辯其數難三足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為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為差別而已施恃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為名然以天地之功視施之辯猶一蚤一蠱之勞者此古人所不為學者所不道故於惠施則不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所以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以喪其本真也

碧虛註太虛無外而不二秋毫無內而介然可積則有厚何止乎千里自太虛觀之則天地皆卑從蒼蒼視之則山澤悉平文臂已失日方中方睨也俯仰陳迹物方生方死也物有貌像聲色大同也物以類聚羣分小異也由於一氣所化畢同也萬形種殊畢異也既定方所便有窮今適昔來意先到形可分神可出則連環可解論術不論理也燕北越南自分中央沖虛混合未嘗間斷惠子以此論大示於字內辯者樂之同聲相應也卯本無毛而化雖有毛雞本兩足數曰一二即成三也郢以建都為有天下犬羊皆古人強名以胎為卵猶方言也楚人呼蝦蟇為丁子有尾謂為科斗時海山火獸不以火為熱山突出為口猶云溪口路口也車輪所轆謂之轍則不言地矣目非能自見所以見者神凡所指者指其不至之處若至則境足相接是不絕也龜長於蛇論壽不論形規矩為方圓之法非方圓之物鑿枘亦假合會遇理不

相因猶形影之獨化飛鳥移而影未嘗移也矢發則行而不止落則止而不行狗有懸蹄謂之犬則常狗非犬也黃馬驪牛三離合同異如堅白石焉若狗形白而目眇則呼眇不呼白或蹄屢而形白則忘白而命屢駒有母則不稱孤矣方寸之地朝夕施用終刻莫盡尺捶不竭之義論道不論物也與天下之辯者為奇此其根柢也天行健地博厚是其壯也惠子恃其口談欲以蔽之而不知守雌恬靜以養天和徒存雄而無術也倚人欲倚仗古人以立說不能自成一家之學故問天地風雷之故惠子徧為數說既多且怪自賢好勝弱於德也博辯尚異強於物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之能猶蚤蚤耳何足數哉世所以貴道者以其書傳也惠子之書充其一家之言庶幾可矣若雞三足已下所論非備世之急者不知大辯若訥而分別糶糠以困役其精神漆園所以重嘆惜也

之偏者惠子則專於好辯故不與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歷物考之詳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此八字與莊子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爭論一則無大小於中又生分別同而異異而同也無厚至薄也積之則厚其大可至千里天氣下降則與地卑山氣通澤則與澤平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物方發生其種必前日之死者物有小大為小同異合萬物之同異為大同異大者不出小者之積小者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指海無窮謂之方必有窮天傾西北海居其南比三方尤遠也今適昔來言雖未至其地先聞其名而後來也連環各自為圓本不相連亦猶解也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其國人各以國之中為天下之中天地乃萬物中之一物猶一體也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鴨為鴨雞為雞毛各不同是有毛矣雞本二足有運行之者是為三也楚都郢而為王亦與有天下同

犬羊之名出於人若初謂犬為羊則今亦以為羊矣胎卵之生雖異其名亦出於人謂馬為卵生亦可也丁子蝦蟇始為科斗則有尾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有火中之鼠則非熱矣空谷人呼而應非山有口乎行地則為輪著地則不可轉謂不輟地亦可自見而後指可至目不能至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使龜如蛇長則不可謂之龜謂之龜則其長只合如此既謂之矩不可又謂之方規義亦然柄在鑿中而柄之旋轉非鑿可止圍之不住也鳥飛影隨但可謂鳥飛不可謂影動夫在絃為止射侯謂之行離絃而未至侯則為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也謂狗則不稱犬牛馬二體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謂之三以黃驪附馬牛之體而見亦謂之三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名孤駒則非有母又言嘗有母也尺捶析而為二今日用此明日用彼萬世不盡可也此又學者推廣其說與惠

子相應強辯而不已根柢言其本領不過如此恃其口才以為壯而與天地同所存自以為雄而實無學術也倚人哢異獨高之人天地風雷皆造化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不讓而對徧為之說以反人為能與世不和適也內無所得曰弱於德而徒強辯於外隲幽暗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所能猶蚤蚤然亦何用乎但以一人之私見自足則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惠子終不知道僅以辯得名亦可謂有才者但放蕩而不知反為可惜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窮響以聲不知本也形與影競走亦然莊子終篇以惠子結末雖不與間道之列然語亦奇特故存而不廢著書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捷麟中庸之上天之載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罕能盡善獨艾軒先生文節林公道既高而文尤精所以六經之說高

出千古所恨網山林公樂軒陳公之後其學不傳令人無有知之者矣
莆田艾軒先生工部侍郎文節林公先朝守讓之一傳為網山林公亦之字學可再傳為樂山陳公藻字元潔皆有文集行於世竹溪林公庸齋先生樂軒之嫡嗣也
陸德明音義卷末載云子玄之註論其大體亦可謂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嘗嘗梁之途說余亦晚觀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樣梁之契發郭匠之模而言其道殊駁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郭匠復同窠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耶曰夫欲極其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微音於七篇列斯文於世重言盡佛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曉其趣難窺恐遺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將祛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劉熙統論云道體廣大包

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偏然本末先後之出于一而散為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靜或動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違世以蹈節不徇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揚墨無為清淨陵於田彭於是宋鉞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卑無為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極天下之

濁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受術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覓唐而無崖著書三十三篇終之以天下道術其言好專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先之以墨翟禽滑釐之徒次以老聃關尹而後自叙其學結以惠施多方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太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之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專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南華著經篇分內外所以迷道德性命禮樂刑政之大綱內聖外王之道有在於是而立言超卓異乎諸子卒難階梯見謂僻誕然而淵雷夜光不可泯也雜篇則凡人間世之事旁譬曲喻具載無遺雖經郭氏刪普遺文叙事蓋仍其舊至於末篇叙天下道術皆不免於有為趨尚或偏末有久而無弊者乍讀若紛亂莫究指歸夷考分章截然有理一儒

道二墨教三明治四論法五讚老六叙莊其論天下古今道術備矣繼之以自叙明其學出於老聃也立言既多慮學者以辭害意故以評惠終焉載其雄辯而闢其舛駁使後人知所趣舍也愚初讀是經終卷至惠施多方以下莫窺端倪與列子載公孫龍詎魏王之語絕相類難以措思容喙橫于臂臆有年矣淳祐丙午歲幸遇西蜀無隱范先生遊京獲侍講席幾二載將徹章稿謂同學曰是經疑難頗多此為最後一關未審師意若為發明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暨舉經文眾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友以此論為何如眾謝不敏願開迷雲師曰本經有云恢悅懣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眾皆愕然再請明訓師默然良久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是其所闢以為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為自至大無外至天地一體皆惠子之言雖三足至萬世而不竭乃從學辯者相

應之辭時習佞給務以誦怪相誇肆言無軌一至于此或者不察認爲莊子語愈增疑議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士爲彼怪語所惑遂苦心焦思生異見以求合其說雖動何補於是衆心豁然如發重覆而觀天日也竊惟聖賢垂訓啓迪後人義海宏深酌隨人量筴註之學見有等差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岐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南華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古語云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天罔極茲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恭姓辦香西望九禮儼乎無隱講師之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鑑臨于上也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舊聆師誨或有缺遺無從質正徒深慨嘆耳師諱應元字善甫蜀之順慶人學通內外識究天人靜重端方動必中禮經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是

也江湖宿德稔知其人不復贅述聊誌師徒慶會之因子春末俾後來學者知道源所自云咸淳庚午春學徒武林楮伯秀謹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外
十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莊子口義發題

卷一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爲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爲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爲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適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